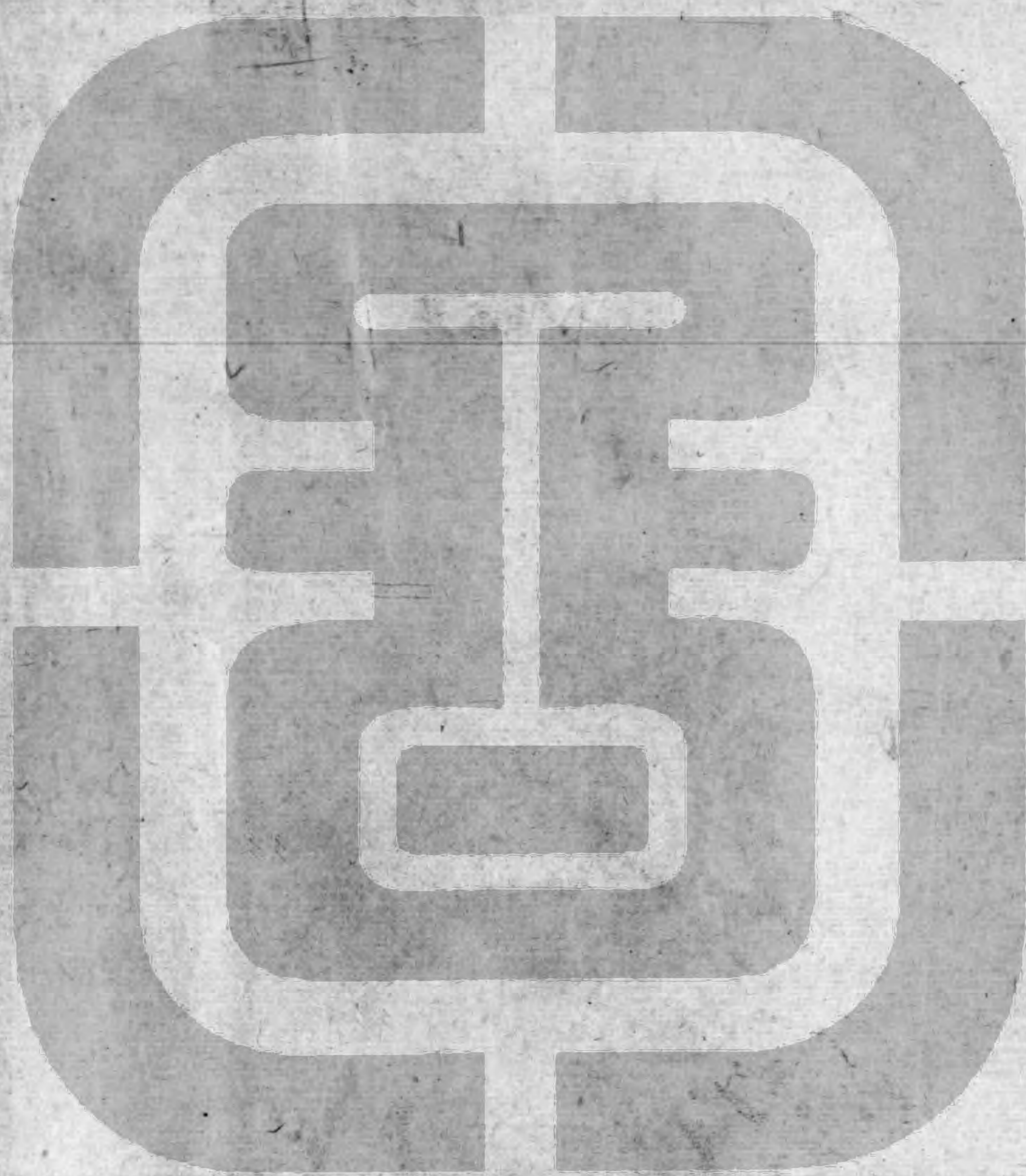


卷320  
83





八旗通志初集卷之六十八



藝文志四

勅諭四

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。

上諭。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。與其長晝閑坐。莫若學習清語。近見新挑之侍衛護軍等。棄其應習之清語。反以漢語互相戲謔。甚屬不合。且滿洲人等。俱係

太祖

太宗

世祖



聖祖皇考之所遺留。朕心寧不愛惜。當日耆舊大臣等。務以造就後進爲心。每將學習滿洲本務。努力上進。語。時時教導。今兵丁在值班之處。互相戲謔。殊非善習。嗣後宜各加勉勵。屏除習氣。以清語拉弓。及相撲。騙馬等技。專心致志。習學有成。實爾等進身之階。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。正白旗滿洲都統穆森等。將該旗

盛京兵部郎中通濟家人王六。首告伊主隱匿稅務餘銀一事具奏。奉

上諭。通濟家人控告伊主隱匿稅務所得銀兩。如果通濟不完正額。藏匿銀兩。是乃通濟辜負國恩。則伊家人之所告爲是。身爲職官。旣負國恩。家人控告。亦何不可。今通濟並未虧空錢糧。其將稅務所得銀兩隱匿未行盡報者。雖屬非理之事。然亦係旗人相沿之愚昧陋習。十居七八。非止通濟一人也。此等積惡家奴。往往謀求賣身。與監收稅務之人。隨往任所。挾其家主之私。詐索銀兩。勒令放出。伊家主畏其控告。只得將伊放出。旣得放出。則又復求監收稅務之人投入。此等惡奴。誘挾索詐之習。斷不可長。且凡人不負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國恩。不干法紀。雖惡奴等。告以家務細故。豈有將伊家主治罪之理。通濟並未虧空稅額。及別項錢糧。且又給與王六銀兩。併賣身文契。乃伊仍不知足。其詐控伊主之情。顯然畢露。著將王六拘禁。該旗行文通濟。將從前訛詐伊之欸項惡蹟。一一問明。到日嚴加審訊。將此徧行曉示八旗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。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等。因該旗原任尙書赫碩塞。所欠錢糧不能完納。議將伊姪及姪孫等之俸祿錢糧。俱各坐扣一半。共扣二十二年還項。請

旨具奏。奉

上諭。拖欠錢糧之人。不能完納。若坐扣伊弟兄及族中弟兄子姪之俸祿錢糧者。爾等須各問其情願與否。將情願代償之處。於摺內聲明。蓋以拖欠錢糧之人。平素若果資助伊之族人。及至拖欠錢糧。本身不能完納。伊等理宜代其償還。如拖欠錢糧之人。平素並無資助族人之處。不願代彼償還者。勒令代償可乎。將此徧諭八旗大臣知之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。管理旗務王大臣等。奉  
上諭。本月初九日。徹夜聞放爆竹。想皆惡亂黨與內所



遺不守本分之奸人。妄播謠言。使放爆竹以搖惑衆人之意耳。都統高其佩。聞放爆竹之聲。卽傳該旗兵丁。因其不能應時齊集。尙至不知所措。而兵丁人等。乃畧不以爲意。毫無驚擾。愈顯衆心堅定。朕深加慰悅。此等妄造謠言。心懷逆志之奸人。不過徒抱慚憤而已。似此不忠不孝。妄亂應誅之輩。亦豈能悖

上天而逞其私志乎。要皆一一自干法網。致遭誅戮而已。兵丁人等。雖不以爲意。視爲笑談。然亦非善習。兵丁等。俱係在旗當差。仰食錢糧之人。凡事悉由叅領佐領驍騎校等。遞相傳示。今乃並不聽上官傳示。而

以私下妄播之謠言。輕相聽信。有是理乎。卽聞謠言。亦應向該管官員處。問明此言何由而至。以便遵行。乃不計其虛實。一有所聞。卽輕信而從之。亦殊非善習也。嗣後一切事件。凡有未經該管官員傳示。而私下妄行播揚者。聞言之下。卽將其人姓名確記。向各該管官員。將事體之虛實。及從何傳來之處。詳確詢問。兵丁等能如是行之。似此妄造謠言奸逆之徒。自必畏懼。而妄念全消矣。兵丁等斷不可輕信私下妄播之謠言。卽相率而行也。若仍有輕信妄播之謠言。附和而行之者。務必查出從重治罪。特諭。



八旗通志 卷之十一  
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。

上諭。看來旗人之家僕。逃亡者甚衆。從前在盛京時。滿洲之僕人。隨伊家主於戰陣之間。則奮力向前。到營則汲水造飯。夜則牧馬匹。其人材稍優者。至有跟隨伊主建立功績。且從前滿洲人。性氣剛烈。僕人遇有不是處。亦不免於捶楚詈罵。其家下僕人。不但不知逃避。絕無怨望之言。惟一意效力。及至進京之後。雖漸習於安逸。然其習氣尙好。今歷年久遠。乃棄此美習。俱相效漢人之家僕。並不實心效力。務希徼倖。習學詐僞。稍有不遂。卽思逃避。且爾等逃將安往。至被

緝獲。或者發遣。或者刺字。此不但一生無有顏面。並且貽子孫以羞辱。爲何不效法爾等祖父之素行美習。轉效漢人家僕之惡習。爾等雖係僕人。亦人子也。誠能各爲其主。輸誠效力。豈有不愛養爾等之理。嗣後凡爲僕人者。理宜革心向善。永戒逃亡之惡習。今滿洲等。不能倣效從前滿洲役使僕人之道。但小有拂意。卽加楚辱折挫。若僕人內。果有酗酒妄爲。與人爭鬪。不守本分。肆行惡亂者。固當責處。然亦卽應發遣。何必留其在家。今衣食不能使其豐足。又任情折挫。稍有不遂。卽加以捶楚。畧無愛養之意。僕人之心。



所以不服。兼之不勝捶楚。卽行逃避矣。爲家主者。當使僕人衣食不乏。體恤使令。務循於理。僕人之中。曉大義有知識者無幾。小有不善。理宜開諭教導。使之悛改。若有怙惡不悛者。亦何必數行打罵。將彼售之。不亦善乎。爾等並不以理使令教訓。惟事折挫。以此僕人之心不服。豈可謂伊等之不是乎。或有以枉法作弊之事。使令僕人。及被要挾。又恐其首告。竟有鎖禁欲致之於死者。懷此暴虐之心。又何能使僕人感戴顧戀乎。且所行如此。而僕人不行首告。惟圖逃避。尙爲有人心者也。滿洲等果能善養僕人。則平民尙有願投旗下爲僕者。何爲不務平民投旗之舉。而顧挫辱舊僕。使之至於逃避乎。現今旗下僕人。一年之內。逃避者至於四五千。不知爾等愧與不愧。朕實爲爾等羞之。嗣後滿洲等。將役使僕人之陋習。痛加改悔。善行撫育。使不至於逃避。迨至子孫皆有裨益。亦造福之事也。將朕此旨。徧傳八旗官兵。以及家下僕人等知之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。

上諭。今聞各都統。凡值議處之事。或則徇庇。或則重擬。斷不求夫中道。而私謂衆人云。我等寧可重擬皇上。



自必從寬。及朕旨意從寬。伊等則云。因我等從重議擬。始得從寬歸結。是將恩施自朕之事。而仍使之感戴諸臣也。朕若降旨依議。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。何以仍復依議。使人歸怨於朕。此皆奸宄悖逆之臣。所遺惡習耳。諸臣掠取美名。而歸惡名於朕。其事猶小。朕亦能容受。但國法民風。所關甚為重大。辦理公事。議處人員。惟在秉公平心。罪重者不得從輕。罪輕者不得從重。朕臨御已六年矣。朕因怒而處分無罪者何人。誅戮無罪者何人。朕因喜而寬宥有罪者何人。赦免有罪者何人。六年之間。朕披露誠悃。諄諄訓

誨。至再至三。而諸臣尙不能信從。而行事如此。豈非知而故犯耶。朕於何事忽畧。而不留心。諸臣於何事或能欺朕。朕豈不辨是非。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。從前朕不時面訓諸臣。竟未能悛改遵行。而乃作此閒言浮語。此等罪愆。非他罪可比。是誠有心擾亂國政者。人臣之罪。莫大乎是。今特書諭爾等。若仍不知畏懼。不知悛改。存悖謬奸惡之心。經朕察出。定立行正法。決不赦宥。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。亦蹈此病。著將此通行曉諭都統。內務府。刑部。旗員諸臣。并槩行曉諭衆人。俾共知之。特諭。



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。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

上諭。內務府自補授內務府御史以來。於事甚有裨益。現今各旗雖有御史稽察旗務。亦並未查出一事具奏。爾等八旗。無論滿洲蒙古漢軍。於驍騎參領。前鋒參領。護軍參領內。擇其人信實通曉文義者。各旗都統等。會同前鋒統領。護軍統領等。每旗揀選八員引見。朕欽點四員。令其稽察旗務。伊等任內之事。仍令照常兼理。如果行走好。朕即將伊等用於部院。今著暫將一應事務查出登記。不必具奏。給爾八旗數月

之限。將一切辦理錯誤未整之事。查明改更。倘仍有不行整理更改者。於明年正月為始。令其參奏。其稽察旗務之監察御史等。仍著照常稽察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。稽察八旗事務之侍衛參領等奉

上諭。八旗兵丁。所以鼓勵教養。撫恤而成就者。乃都統等之專責。今觀大臣等不以事為事。並不實心辦理。苟且推諉。遂已成習。在伊等之意。以為都統之職。遇補授官員。則視其年久。計其效力。挑選兵丁。則不肯受賄賂。便為克盡厥職矣。夫於補官不徇私弊。於挑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八  
兵不受賄賂。乃人臣當然之事。有何殊異。若不能辨別官員之賢否。教訓兵丁。使之成就。又何益於國家政務。且今時之大臣。不比當日之大臣。從前滿洲人等。咸各樸實。盡心事上。勤慎供職。於馬步射技藝。不待教訓。自加精練。俗尚節儉。生計從容。故當日之大臣。易於統率。今時之年少滿洲等。不諳素習。惟事奢華。賭博遊戲。至於應習之滿洲技藝。反不專心學習。若大臣等。不加意教導懲戒。其責將誰諉耶。朕自御極以來。將如何有益於兵丁生計。使其永遠得所之處。屢經降旨。令大臣等議奏。乃無一人開心見誠。獻

一嘉猷。是以朕爲兵丁周詳區畫。仰賴

上天垂祐。

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養育之恩。滿洲人丁。日益蕃息。護軍馬甲。皆有定額。恐其不敷養贍。朕特施恩。將幼丁挑爲教養兵。令食錢糧。以爲養贍。又軫念兵丁等。遇喜喪事。不能措辦。特賜恩賞銀兩。以濟其拮据。又軫念兵丁等之米石。糶賤糶貴。故設立米局。以平價值。又軫念年老兵丁。不能當差。無以養贍者。遣往耕種井田。凡此雖係朕爲滿洲等周詳區畫。特沛之恩施。仍賴大臣等仰體朕意。奉行惟謹。而後上澤有以



下逮。乃大臣中。或有將應挑教養兵之人。不行挑取。而挑其不應挑者。是將朕愛養兵丁之恩澤。反為伊等瞻徇情面之私舉矣。再喜喪之事。將恩賞銀兩。並不作速發給。任意遲延。夫喜事尚可稍遲。如遇喪事。若不依時發給。其家無奈。只得重利質貸。至作債負。此皆大臣等。不能體朕施恩之心。怠惰踈玩。並不設身處地。體貼度量之所致也。兵丁等所藉以養家口者。米石甚屬緊要。若大臣官員。果於平素開導訓誨。令兵丁等皆曉然於謀生之道。值領米之時。務使存留以敷家口之資。餘剩者些須糶賣。何由致於窘迫。

今大臣等並不詳加教誨。其不肖之徒。不能謀生。一得米石。全不計及家口。妄以賤價糶賣。一至不能接續之時。又以貴價糶買。如此。則徒令逐末之民得其利耳。雖百姓皆係朕之編氓。亦不可不辨其賢否。若利於良民。尚屬有益。但良善之民。率在家中讀書務農。斷不肯拋棄田畝。各處謀利。其惟利是圖者。皆游手好閑之徒。若使此輩獲利。其良善之民。反為伊等煽誘圖利。棄其本業。流入惡習矣。此於養民之道。又無益也。大臣等倘不將兵丁加意教誨。導以儉樸。革其奢靡。妄用飲酒賭博等事。則兵丁生計。何能豐裕。



今戶部現存庫帑四千萬餘兩。若將此賞與兵丁。便能各立產業。家給人足。永遠不致匱乏。朕亦樂於盡發庫帑以行賞賜。大臣等能保其果立產業。以爲永遠之資乎。若今日一經賞給。卽任意妄費。曾不踰時罄盡無餘。又何益哉。愈有以逞其妄費之心而已。再大臣等。或有不論是非。妄將無辜之一二人題叅。邀取叅劾之名。以塞其責。或有將交與承審事件。並不論事之輕重。罪之當否。亦不遵照律例。妄加重擬。而云恩自出於皇上。夫滿洲乃國家之根本。伊等祖父。皆跟隨

太祖

太宗衝鋒摧敵。奮身効力。繼則仰蒙

世祖

聖祖皇帝八十餘年愛恤教養之人。朕豈樂於治伊等之罪哉。朕自卽位以來。視滿洲皆同赤子。如何教訓。如何施恩。凡大臣等。將無辜之人。混行擬罪。朕詳情度理。予以平允之處。不可勝述。卽訓飭大臣等之諭旨。亦甚詳備。乃大臣等之私心習氣。並未改易。且有一種人。於叅領任內。看來人頗敏捷可用。及授以副都統等職。則染於習俗。不能稱職。豈伊等福薄。不克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八  
當大臣之任。抑或智量才幹實屬不及。朕再四思維。不解其故。因此朕特周詳籌畫。派爾等稽察旗下事務。凡事爾等務秉忠正之心。篤意行之。勿徇私瞻顧。勿苛刻酷虐。勿爲懦弱好人。勿畏避大臣。若係會奏之事。則八人同奏。或二三人欲奏之事。卽二三人具奏。有一人具奏之事。卽獨自具奏。若有不能繕寫之人。欲面奏者。卽請口奏。如此。則爾等之人品才幹。朕皆得而知之。視其才具可稱何職者。朕自酌量補用。爾等皆係選擢之能員。若實心効力。不但朕加獎用。卽

上天

聖祖仁皇帝之神靈昭鑒。必且錫爾等以福矣。朕爲兵丁屢降之旨。大臣等並未詳悉開導。曉諭衆人。爾等將朕此旨。曉悟衆人。甚屬要緊。勿負朕選用之恩。勿玷爾等專任之職。各加勉勵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九日。議政王大臣等奉

上諭。諭前鋒叅領。護軍叅領。驍騎叅領。侍衛御史。小衙門。堂官等。現今八旗副都統缺甚多。凡朕知其大槩之人。俱經錄用。繼則王大臣等薦舉之人。亦皆錄用。看來俱屬平常。其爲侍衛叅領時。皆係可用之人。一



經擢任大臣。卽時改變。不似從前。只圖保身。事事推諉。並不實心爲國效力。是或薦舉之時。遺漏賢員。未薦。或大臣等陋習浸染之所致。朕俱不解其故。夫人之才能。與爲國宣力之心。惟已自知之。王大臣等薦舉之時。如何能深知其衷心。與其才能乎。爾等有素抱才能。矢爲國效力之心者。可自行薦舉。勿以自薦爲嫌。羣相退縮也。身列大臣。則爲國效力之處亦大。若責任輕者。於黽勉供職之外。不得越分妄辦大臣之事。其效力之處小矣。且滿洲官員。並不分文武。若以自薦爲嫌。恐有不合。但知兢兢自守。彼戰陣之時。

奮勇先登。不惜身命者。豈非效力國家耶。果有爲國效力之心。勿論何地。均屬一體。有何瞻顧退縮之處。古人尙有由白丁自薦者。况爾等俱係現任職官。理宜自行薦舉。與其爲人所薦。不若自薦也。將此曉示伊等。俟各自薦舉後。朕再斟酌錄用。特諭。

雍正六年九月初六日。

上諭。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。居官不職。且得受軍政陋規。經接任官叅劾。部議革職治罪具奏。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。坐臺效力。今年春間。朕恭閱

聖祖仁皇帝實錄。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。擒勦逆寇。



勞績茂著。因命查其子孫帶領引見。比將伊孫李永安授爲副叅領。並知李永陞卽李國英之孫。特從臺站地方調回。授爲叅領。面諭之曰。爾不自念爾之祖父。勉爲好官。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。今加特恩宥過錄用。爾其思之。勉之。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。伊情愿變產扣俸完納。朕又降旨免追矣。大凡官員等之祖父。爲國家宣力抒誠。致身殉節者。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。倍加黽勉。以紹家聲。斯不愧名臣之後。若犯法婪贓。虧空國帑。不修名節。有玷家風。是不忠之外。又加不孝之罪。以情理論之。

應加倍重懲。然朕繼述

先志。褒功獎善。追維往昔。時時眷注於懷。是伊等不肖之子孫。忍於自忘其祖父。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。遂忘其先人之善。不加恩於其後嗣也。著八旗通查。凡有祖父陣亡盡節。及偉績殊勲。載在國史。而子孫犯法問罪。及虧空拖欠者。無論已結未結。著該旗大臣等。秉公據實。確查具奏。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。錢以塏之祖。皆能抗節捐軀。舍生取義。已荷國恩。優加榮獎。又如趙申喬。楊宗仁。清廉公正。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。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。朕豈忍令



其子孫賠償已經降旨槩從寬免。不得絲毫牽累。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。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瓚張伯行之比。而其子孫犯法問罪。及虧空拖欠者。無論已結未結。俱行秉公據實具奏。不得稍徇情面。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者。亦照八旗例查奏。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。俱著具摺交送內閣。陸續進呈候旨特諭。

雍正六年十月初六日。

上諭諸王大臣鑲黃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等員。叅將以下千總以上。不宜專用漢人。亦應參

用滿洲等語。其詞甚爲荒謬。從來爲治之道。必在開誠布公。遐邇一體。若因滿漢存分別彼此之見。則是有意猜疑。互相漠視。豈可以爲治乎。天之生人。滿漢一理。其才質不齊。有善有不善者。乃人情之常。用人惟當辨其可否。不當論其爲滿洲爲漢人也。自我

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。卽滿漢兼用。是以規模宏遠。中外歸心。蓋漢人之中。固有不可用之人。而可用者亦多。如三藩變亂之際。漢人中能奮勇效力。以及捐軀殉節者。頗不乏人。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。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。而不可用者亦多。如貪贓壞法。罔上營



私之輩。豈亦可因其爲滿洲而用之乎。且滿洲人數本少。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。尙覺足以辦理。若如叅將以下之員。并悉將滿洲補用。則人數甚爲不敷。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。朕屢諭在廷諸臣。當一德一心。和衷共濟。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。在滿洲當禮重漢人。勿有意以相遠。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。去黨同伐異之習。蓋天下之人。有不必強同者。五方風氣不齊。習尙因之有異。如滿洲長於騎射。漢人長於文章。西北之人。果決有餘。東南之人。穎慧較勝。非惟不必強同。亦且可相濟而爲理者也。至若言語嗜

好之間。服食起居之末。從俗從宜。各得其適。此則天下之大。各省不同。而一省之中。各府州縣。亦有不同。豈但滿洲與漢人爲有異乎。其實人之所以爲人者。事君當忠。事親當孝。臣子之職。當公爾忘私。國爾忘家。則其理本無不同。又何得相矜以所長。相笑以所短。相悅以所同。相憎以所異也。向來爲此言者。亦有其人。蔡珽。傅鼐等。皆曾陳奏。朕思爲此說之故有二。一則識見卑鄙。毫無所知之人。故有此區別之情。一則懷挾私邪。思欲撓亂國政之人。故爲此謬妄之論也。朕臨御以來。惟以四海爲一家。萬物爲一體。於用



人之際。必期於國計民生。有所裨益。故凡秉公持正。實心辦事者。雖踈遠之人而必用。有徇私利已。壞法亂政者。雖親近之人而必黜。總無分別滿漢之見。惟知天下爲公。凡中外諸臣。皆宜深體朕懷。同寅協恭。股肱手足。交相爲濟。則國家深有倚賴。久安長治之道。必由於此也。特諭。

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三日。

上諭滿漢文武大臣。今日冬至祀

天於圜丘。天氣清明和霽。迥異平時。朕御極以來。時時默禱。凡遇

壇

廟祭祀。典禮所關。皆求

上天賜以晴和天氣。而齋戒之日。朕必虔誠敬謹。以爲昭格之本。不敢絲毫怠忽。乃數年之中。果蒙

上天鑒察朕心。每逢祭祀典禮。或先期風雨。或過後陰寒。而本日行禮之時。必然晴霽暄和。此萬耳萬目所觀瞻。歷歷不爽者。間有無知之輩。奏稱天道渺茫。恐難預必。朕諭之曰。若果天道不符。朕之所禱。必是朕心不誠。朕當作災異會。倍加敬惕修省。言者慚赧而止。大抵妄誕無稽之人。則以爲天乃清虛之氣。去人



甚遠。何能有感必應。而庸愚鄙陋之人。又以為神明之道。可以禱求獲福。而以私意干瀆。豈知褻慢已甚。不但不能獲福。且至得罪於鬼神矣。天道至公。惟佑善人。一念善。天必錫之福。一念不善。天必降之災。且天道至近。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之間。帝王有帝王之天。臣工有臣工之天。即匹夫匹婦。亦有匹夫匹婦之天。舉首即是。動念即是。不以貴賤而殊。亦無須臾之離也。善惡之報。全視乎其人之自取。以善念而得善報。以惡念而得惡報。即如播種者。種稷則生稷。種黍則生黍。又如擊器者。擊金則為金聲。擊石則為石

聲。此一定之理。無可疑者。然善惡之分。又必視乎其心之公私。倘存心為公。則雖懲創多人。誅戮多人。亦適足以成其善。而可以獲福。存心為私。則雖保全多人。寬釋多人。亦適足以成其惡。而至於獲譴。夫所謂私者。不但徇情枉法。婪贓受賄。然後謂之私。有沽名邀譽之念。亦是私。有計較利害之念。亦是私。有迎合君上之念。亦是私。有垂名後世之念。亦是私。必須利害得失。全不計及。只一念順理而行。以俟天命。此即所謂誠也。然必敬而後能誠。故古之聖賢。以主敬為本。惟其主敬。是以念茲在茲。不愧屋漏。不慚衾影。處



處可以對天。則不善之念。又何自而萌乎。既無不善之心。則是一身之中。方寸之內。但有獲福之基。而無招禍之理。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。而順適暢遂者乎。此朕身試之。而確然見其無毫髮之或爽者。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。自然覺悟。自有效驗也。總之爲君爲臣之道。只有敬天勤民二端。而用人行政。卽在敬天勤民之內。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。咸感激以爲主上之恩。不知朕之所以自奉。與逮及大小臣工者。皆百姓之膏脂也。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。而於教民養民之道。漠不關心。聽其失所。清夜捫心。何以自安。

尙云可以對

天地而無慚乎。吾君臣當共勉之。特諭。

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。

上諭。從來開國之初。必有從龍之佐。或闢疆拓土。茂建崇勲。或陷陣衝鋒。捐軀殉節。至於承平之後。伐叛討逆。其抒誠宣力之臣。壯猷忠節。竝足以垂光竹帛。流譽無窮。凡爲人主者。據情據理。必無不存篤念忠勲之心。於本身厚加贈卹。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。克紹前徽。以永受優待功臣之澤。若忠節之後。廢墮家聲。乃朝廷所不忍聞也。則爲之子孫者。自當謹守家



風。努力奮志。砥礪廉隅。世世爲國家有用之材。以繼述先烈。卽或貧窶不能自振。國家自必加以恩澤。周恤其身家。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。乃功臣之後。往往有不肖子孫。自甘敗類。或謀私結黨。欺君悞國。或貪贓壞法。虧空國帑。陷身刑辟。或發遣邊遠。或妻子入辛者庫。在國家之法。雖宗室懿親。亦不能曲爲寬宥。豈能於忠節之子孫。別開寬假之路乎。此等人。不念先人之心跡。以致深負國恩。非惟不忠。更兼不孝。其祖父有知。亦應深惡而痛絕之。且使國家遇此等之人。若寬之以恩。則法有所不伸。若置之於法。則情有

所不忍。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。則其人之罪尙可言乎。然伊等忍於負國。而并忘其先人。朕豈忍不念舊而不推恩及其後裔。上年降旨。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內。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。一一查出具奏。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。朕詳加披覽。斟酌情罪。或其中勲節之後。嫡派止此一二人者。如施世驊。馬爾璣。三格。窩赫。王錢。蘇成。馬忻。奕。陳朝琰。洪德標。金啓復。金式訓。金習禮。范光廷。噶楚哈。李天竺。孫元起。楊天樞。常履坦。陳履坦。張瑄。張珂。何紹祖。金瑗。四格。達喀。和爾圖。王績。陳泰。常履謙。郭朝政。傅善。剛愛。王拭。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二成格。富寧。李隆昇。碩瞻。關保住。寧古齊。劉元泰。劉元祿。常住。范時捷。范弘璧。范弘恕。夸岱。法海。慶恒。慶泰。補希松。阿焉。岳興阿。庸德。廣德。額倫特。孫查齊圖。思海。覺羅哈占。滿保。伊林阿。阿奇達。共六十一員。名下應追未完銀兩。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。金五百兩。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。此各項錢糧。俱係國家公帑。非朕所得私自用。恩豁免者。著將內庫銀兩。照數撥補。代為伊等完項。其或擬以克發監候。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。概行寬釋。凡此邀恩宥貸之人。皆當捫心自愧。刻骨銘肌。并勉其子弟。遷善遠辜。

母或仍蹈故轍。倘再有過犯。豈能再邀倖免。而凡屬忠節之子孫。皆當以此為戒。共加奮勉。以毋貽前人之羞。倘因此次格外之恩。或生玩法之念。是朕之加恩。不能勸人為善。轉至導人為非矣。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。凡此寬宥人等。倘有貧乏。不能自給者。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。俟該都統奏聞。朕當另加恩恤。以存養之。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子孫。可寬者亦無幾。候朕再加詳閱。發出特諭。

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。

上諭。國家設兵衛民。所以安良除暴。雖尚武勇之力。然



必謹守法度。顧惜廉恥。不爲犯法干紀之行。始不負朝廷參養之恩。可以有上進之望。平時因八旗兵丁。乃國家之根本。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。偶有差遣征勦之事。復加意體恤。賞給各項銀兩。行糧之外。復給坐糧。所以籌畫其用度。養贍其身家者。至周至渥矣。爲兵丁者。自宜感戴國恩。兢兢奉法。共知自愛。以邀爵賞而沐寵榮。况朕之訓飭教導者。至再至三。豈伊等尙不知猛省。痛改惡習乎。乃自藏回陝之八旗兵丁四百名。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。經撫臣憲德兩次叅奏。共一百三十餘件。似此負恩犯法。無知無恥。

綠旗兵丁之不如。不顧人之鄙笑。朕實爲汝等深愧之。况其所得能有幾何。豈因此足以養身贍家。而乃輕犯國憲。自罹罪譴耶。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。不知檢束。以致身投法網。罪無可逃。能不愧悔。卽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。及同列之兵丁等。聞之見之。亦諒無不切齒痛恨。代爲之羞也。况損人利己者。天理之所不容。強奪橫取者。國法之所不宥。爾兵丁等試思之。同爲父母生育之身。又受國家教養之澤。並不至於無衣無食。顛連困苦也。卽至此極。尙當勵丈夫志。以勉盡大義方是。若果安分守法。則才力稍優者。



可以冀望上進。卽中平之人。得食錢糧。亦可以養贍妻孥。奈何惟利是貪。而不顧天理。不畏國法。爲此可羞。可愧之行乎。今將該撫所叅各款。一一開出。並降此旨。著通行曉諭八旗兵丁。及各省駐防兵丁。俾伊等知同列中有此無恥之事。必致敗露。不能掩藏。自後共相儆戒。勿爲習俗所漸染。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。皆當仰體朕心。申明紀律。時加開導。則兵民和睦。共享昇平之福於久長。否則國法具在。徒陷身於罪戾。而獲不忠不法之名。豈不可憫之甚乎。思之勉之。將此諭交與八旗。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。著各抄錄一道。每月傳集兵丁。敬謹宣讀。令其觸目警心。時時檢束。恪謹遵奉。特諭。

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。

上諭。嗣後凡二三衙門。會議會審之事。或因一處已經行催。而他處尙未辦理者。著已經行催之衙門。卽繕摺奏聞。雖經行催。不行具奏。日後若因遲延治罪。仍將此不行具奏之衙門。一併議處。如奏聞之後。以爲已經具奏。日後總有遲延。與已無涉。仍將事件依然遲延者。亦將此衙門之大臣等。一併議處。將此通行曉諭八旗及各部院。特諭。



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。

上諭。今年春夏以來。屢沛蠲免寬恤之政。中外臣民。皆以爲沐朕浩蕩之恩。而不知朕施恩之故。自朕之接待天下臣庶。朗然如青天白日。無不可以共知共見。隱微。况怡親王不幸仙逝。朕思其美善。尤不忍不以朕之本意。明白宣諭。使衆共知之。朕御極之初。命怡親王管理戶部事務。朕知戶部庫帑虧缺甚多。令王清查辦理。王奏云。此項虧空。歷年已久。清查之後。必求皇上開恩寬免。此時朕姑應之。及王遵旨。查出虧缺之項。至於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。王奏請。以將來

餘平飯銀。陸續代爲完補。朕以歷年該管官員侵蝕國帑。藐視國憲。若不責令賠補。何以謹度支而清弊竇。於是飭令開報著追。未從王之請。王始而變色。後卽遵旨。悉心辦理。是以中外之人。但知戶部多年虧項。自怡親王查出。甚至無識小人。有謂王過於搜求者。而不知王之請免追究。請爲代完。幾番陳奏之苦心。若斯之懇切也。數年以來。在外該員名下追出者。不及十分之一二。而怡親王以餘平飯銀代爲補完者。則已十之八九。然則各員之應完而不完者。其銀豈又免乎。其罪尙可貸乎。今春朕見怡親王抱恙未



痊。因思王從前懇切陳奏之意。特降諭旨。將各員未完銀槩行免追。以遂王之初願。一日朕向王言之。王悚惕不寧曰。此皇上寬大之恩。非臣所敢冀望者。此戶部庫項之始末。朕不忍不宣播於衆者也。王曾奏稱。皇上用法。稍覺嚴厲。朕語之曰。人心玩愒已久。百弊叢生。此時若不懲創。將來無所底止。蓋朕雖未卽從王之言。而王一片寬厚忠直之意。未嘗一日不在朕心也。近見貪贓侵帑作奸犯科之風。漸次止息。吏治漸次肅清。因思王言。特沛恩膏。將雍正三年以前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銀兩。令該部清出。請旨豁免。

三月間。王來見朕。朕語以施恩豁免之意。王對曰。此皇上如天之仁。宸衷獨斷。若云出自臣奏。臣萬不敢居也。朕意欲俟秋冬之間。將內外大小文武官員。叅罰各案。悉行寬免。准其開復。此意亦曾向大臣等言之。適因京師四月雨澤愆期。朕齋心虔禱之餘。遂頒寬免開復之旨。庶幾集中外歡心。感

天和而施甘澍。果蒙

天降時雨。四野均沾。凡此數事。皆朕念王之忠。從王之言。而布此寬大之典也。王一生爲國爲民。濟人利物之事。不可枚舉。常存惟恐人知之念。若朕偶宣露則



王之惶悚。不可名狀。是以王在生之日。朕不肯違拂其意。以此揚播於衆。今王已仙逝。若朕仍秘而不宣。則內外臣民。隱被王之厚德而莫知其由。是朕泯王之善也。此心何以自安。據天理本良。朕實難於隱忍。况王之懿美多端。筆不能述。姑就此言其大槩耳。特諭。

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。

上諭。禮記曰。聖王之制祭祀也。法施於民則祀之。以勞定國則祀之。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。此崇德報功之典。千古不易者。而人心懿好之公。感恩戴德。永慕追

思。有功於一郡。則一郡祀之。有功於一鄉。則一鄉祀之。此又緣人情而制禮。自古及今。名賢碩彥。享俎豆而奉烝嘗者。不可勝數。然其功德。未必盡如吾弟怡親王之大且深也。王忠孝兩全。智仁兼備。嘉謨經國。渥澤安民。其美難以枚舉。試舉其功在

社稷之大端而言之。從古帝王之治天下。理財與用人並重。蓋必國用充足。然後可以加惠於民。王自總理戶部以來。謹領度支。均平貢賦。月要歲會。令肅風清。無弊不除。無惠不舉。如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糧。乃

皇考多年欲行裁減。而格於部議者。王則體



皇考愛民恤下之心。佐朕減賦賜租之政。悉心經畫。奏請蠲除。俾民力寬紓。催科不擾。此王之功德。及於三省者也。又如戶部庫帑。累年虧空。至二百五十萬之多。王則經理多方。代爲彌補。使各官脫然無累。子孫并免追賠。此王之功德。及於衆姓者也。又如朕因怡親王之奏。而蠲免多年之逋欠。寬宥各官之處分。此王之功德。及於天下者也。又如府庫充盈。儲蓄完備。是以軍需所用。至逾千萬。皆取之帑藏而裕如。一絲一粟。無煩小民之供億。此王之功德。顯著於軍國而隱被於蒼生者也。又如櫛風沐雨。冒暑衝寒。徧歷京

畿。興修水利。俾數千里沮洳之地。變爲膏腴。數千年創始之規。永爲樂土。此又畿輔百萬耆民。所涕泣而道之者也。且王謙冲納善。誠信交孚。其在戶部也。則與大學士張廷玉。蔣廷錫。籌畫清釐。和衷共濟。其營水田也。則與大學士朱軾。相度指示。合志同心。諸臣有爲國之悃。王則深敬禮之。諸臣有治事之才。王則若已有之。待之以腹心。親之如骨肉。其他保護善類。推賢讓能之美。筆不勝書。此又舉朝賢大臣。銘諸肺腑。寤寐勿諼者也。八年以來。王輔弼朕躬。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彰善癉惡。樹之風聲。內外大小臣工。敬王



之公服王之明。感王之誠。畏王之直。無不感化。漸摩洗心滌慮。敦潔已奉公之義。成大法小廉之風。興賢育才。崇文敷化。此則吏治澄清。而薄海士民。莫不被其澤者也。至於教訓侍衛。練習禁兵。培養人才。振興士氣。俾將弁可備干城之選。軍旅皆成義勇之師。此又武備修明。而內外戎行。莫不收其效者也。王之嘉言懿行。鴻勳偉績。人則知其大槩。而不能悉其全。朕則全知之。而亦不能備舉也。王應運而興。歸全而逝。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。詩經曰。維嶽降神。生甫及申。莊子曰。傳說乘東維。騎箕尾。而比於列星。然則王之

靈爽在天。千秋不泯。更復何疑。國家崇報之典。已仿古人書於太常。祭於大烝之禮。特命配享

太廟。而天下官民。感王之恩。慕王之德者。莫由展其焚

香報享之忱。則於禮有闕。而情未申。然朕未降諭旨。則又不敢舉行。昔潮人奉韓愈之教。於其歿也。飲食必祭。水旱疾疫。凡有求必禱焉。然則王之遺愛在人。動人思慕。而仙靈之福國佑民。有禱必應者。豈不更駕於韓愈哉。著通行內外直省。有欲為王建立祠宇。歲時展祀者。著奏聞准其舉行。或塑遺像。或設神牌。聽之。其不能深知王之功德者。不必行。若隨眾從事。



而不出誠心。則是獲罪於王。吾弟神明。亦必不享也。若有存迎合之心。勉強從事者。朕訪聞得知。必嚴加治罪。朕御極以來。爲世道人心計。懲奸鋤暴。用法不得不嚴。而心懷悖逆之徒。滅絕天良。遂視朕爲仇敵。近日敗露者。已屢見之矣。但朕非出於不知。而無意爲之者。將來怡親王建祠之後。或怨朕之人。不得逞其志。而遷借於王。以洩悖逆之私忿。妄生謗議。暗事摧殘者。必有之。然此皆與朕爲梗。於王無與也。若朕萬年後。吾弟之隆盛功德。百世流芳。愈久愈能彰顯處。朕可預信之矣。特諭。

雍正八年六月十九日。內閣會同宗人府。將怡親王諡號。應加之字。謹擬具奏。奉

上諭。怡親王諡號。著用賢字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。廷臣恭擬

皇考聖祖仁皇帝尊諡。朕刺指血濡筆恭定。今吾弟怡親王諡號。朕滴淚研硃以定。此並諭諸王大臣等知之。特諭。

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九日。

上諭。尙書舜典云。欽哉。欽哉。惟刑之恤哉。朱子曰。所謂欽恤者。欲其詳審曲直。令有罪者不得免。而無罪者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不濫刑也。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。今法司衙門。凡有審問事件。並不究其情之虛實。動以夾訊。夫聽斷之下。求之於辭氣耳目。以察其情。設誠以待之。據理以鞫之。未有不得其實者。何庸夾訊。倘有証佐確據。情罪顯著。而本犯猶狡獪。不以實供。則不得已而用刑。若並不詳鞫其情。而槩用重刑嚴訊。三木之下。何求不得。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牽累也。吾弟之言如此。是以八年來。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。皆以誠敬用心。以情理感格愚頑。簡孚閱實。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。從未曾夾訊撈楚一人。而諸案情罪。

無不允當。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。凡爲法司者。皆當奉以爲法也。今外省有司。旣不能聽辨五辭。無明決折獄之才。每遇重大案件。至期限將滿之時。慮及處分。則連用重刑。該犯欲緩須臾之命。凡官吏訊問之語。靡不承認。遂據其供招。鍛鍊成獄。且凡遇命盜案件。其中牽連之人。有司亦明知其無辜。而欲爲開釋。恐致上司之翻駁。遂有非夾棍不能歸結之論。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。彌縫上司之查駁。無論情之虛實。罪之輕重。輒用三木以訊。每致未結而有刑斃之人。此其居心尙可問乎。從前阿爾松阿。爲刑部時。不能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三  
剖斷曲直。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。共一三木。此天良喪盡之人。視夾棍爲兒戲。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。未幾而身爲叛逆。不能保其首領。善惡之報施。其有爽乎。吾弟怡賢親王之存心仁恕。固不待言。而其本懷。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。俾國家受濫刑之議。此其忠君愛國之心。出於誠懇篤摯。是以凡有聽斷。歸於至當。能使羣議帖服。刑章式叙也。今吾弟仙逝之後。凡啓靈大祀之日。

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。而羣工黎庶。致其哀慕深情。誠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。此

天之報吾弟。亦云厚矣。吾弟嘉猷入告之事。不可勝數。偶因戒飭問官。輕用三木一節。將吾弟敷奏之言。宣示於衆。且布告各省有司。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。奉爲按鞫之規範。則明慎用刑。庶幾咸中有慶矣。著凡掌刑名衙門。將此諭刊榜。永示於堂署。特諭。

雍正十年閏五月初九日。

上諭八旗人等。昔人云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異。此天人相感之至理。自古及今。未嘗或爽。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。至詳且悉矣。邇年以來。如去夏今春。京師亢旱。



地猶微動。未嘗寧息。朕戒慎恐懼。思過省愆。幸邀

上天慈恩。錫以霖雨。不致大為災患。然

上天垂象。示儆之意。必有由來。朕留心體察。於旗人得

一二事。似有抑鬱不舒之氣。以致上干

天怒。朕不得自寬。眾亦各應自省也。如用兵準噶爾一

節。八旗將士遠役於外。拋其室家。離其骨肉。其父母

妻子。盼望憂思。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。謂此舉

過當。乃可已而不已者。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。

世濟其惡。擾害我臣服之蒙古。窺伺我西北之邊疆。

若此賊不加懲創。則蒙古不復安居。蒙古不獲安居。

則邊塞不得寧謐。我八旗之人。顧能優游燕處。度外

置之乎。是知

皇考經理於前。朕紹述於後。皆出於萬不得已。並非窮

兵黷武。欲拓地開疆。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。

也。觀近日賊夷跳梁之狀。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。而

猶心懷覬覦。敢肆狂逞。若此。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。

以圖息事寧人。其可得乎。國家養士於平時。原欲服

勞於一日。將士受恩於累世。本期報効於行間。况我

滿洲八旗人等。忠義之心。勇敢之氣。實無與比倫。爾

等祖父。自從龍入關。以及各處征討。削平寇亂。皆以

八旗通志 卷六十八 藝文志四 三 初集



捐軀致命爲榮。以老死牖下爲恥。今乃承平日久。習於宴安。因數年之征戍。卽生愁怨之心。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。何志氣墮惰。自暴自棄。一至於此乎。從來急公殉難者。享千古不朽之榮名。而奏凱獻功者。膺國家寵褒之爵賞。豈但出征弁兵。當勇往奮興。爭先恐後。卽其父母妻子。亦當深知大義。遏抑私情。務其遠者大者。如此。則忠君報國之悃誠。必蒙

上天垂鑒。默加福佑。大功可以立成。凡列在戎行者。均受國家逾格之恩澤矣。又如催追虧空一節。聞八旗人等亦以爲苦累。獨不思居官之人。侵盜國帑。剝蝕

民膏。律以國法。皆在不赦之列。朕以習染旣久。人數衆多。不忍加以刑戮。特從寬典。勒追還項。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。使知侵盜橫取之物。不足以長子孫。庶可以止奸貪而厲廉恥。則風俗漸移。人心各正。衆得有受恩之地。朕愈樂乎加恩。此朕之苦心。實欲爲計久遠也。若云朕爲財物計。而爲此綜核之舉。獨不思十年以來。朕之減除正賦。蠲免積逋。與夫興修工程。賑濟賞賚。加惠於官弁兵民者。所費不下數千萬。曾無吝惜。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。豈有惟與旗人較量錙銖。不顧啓人之非議乎。卽論遠近。權多寡。亦寧肯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八  
爲此施措哉。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。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。朕之意旨。旗人旣未能悉知。而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。每於督催著追之時。過嚴過刻。甚且牽累無辜。希圖卸責。此庸劣不忠之大臣。奉行之不善。致令有不明義禮之小人。心懷怨懟。而身任其事者。復自謂無可奈何。更隱示以爲奉朕旨。出朕意。朕旨果如是乎。朕意豈如是乎。

上天神明自有照鑒。夫身犯罪名。事後猶不知悔。上施教育。沐恩復不知感。與夫爲已忘公。忠愛不存者。此皆乖戾之氣。必致上干

天和。行遭譴責。朕時深警畏。復深憫惻。或逆黨之餘孽。有意擾亂。引誘人心於不善。亦未可定。用是再頒諭旨。通行曉諭。倘八旗人等。果能遵朕訓誨。洗滌肺腸。感國恩之深厚。體朕意之諄誠。莫被奸邪浮言之所惑。共矢愛君親上之懷。永絕昧理欺公之習。則可以立身者。卽可以報國。不但朕之沛澤施恩。必先自旗人始。而

上天福佑善良。諸事吉慶。有可預信其必然者。特諭。

雍正十年七月初一日。

上諭。本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。原以捍衛地方。申明武



備其歷來所定規條。俱屬盡善。無可更張之處。乃數年以來。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。重見疊出。不下百餘次。其識見甚為庸鄙。朕悉置之不論。未曾降旨申飭。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。是以特行宣諭。以覺愚蒙。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。宜准其在各省考試。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。原令其持戈荷戟。備干城之選。非令其攻習文墨。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。在弁兵之子弟。有能讀書向學。通曉文義者。原聽其來京應試。以廣伊等進取之途。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。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。則伊等各從其便。競尙虛名。而輕視武事。必致騎射生疎。操演怠忽。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。況我

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。所以教養弁兵者。至周至

渥。如果應行。早已著為令典。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敷陳乎。一則奏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。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。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。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。不過出差之所。京師乃其鄉土。本身既故之後。而骸骨家口。不歸本鄉。其事可行乎。若照此行之日久。將見駐防之兵。皆為漢人。是國家駐防之設。竟為伊等入籍之由。有此理乎。以上二條。皆事之必不可行



者。著將朕旨頒布於外。俾無知之人。豁然省悟。不復再行妄奏。特諭。

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。

上諭。凡奏事惟據實敷陳。毋用頌揚之語。屢經降旨訓飭。今閱奏摺。仍有瑣瑣用頌揚語者。不但披覽之下。殊覺煩冗。而伊所奏之事。反致不能詳盡。是大臣等未將朕訓旨曉示耳。著再行傳諭。凡奏事惟敷陳正意。其稱頌浮辭。不必叙入。特諭。

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。

上諭。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。凡遇胡虜夷狄等字。每作

空白。或改易形聲。如以夷爲彝。以虜爲鹵等字樣。閱之殊不可解。揣其意。蓋忘爲觸本朝之忌諱。曰避之以明其敬慎。此固背理犯義。而不敬之甚者也。夫中外地所畫之境也。上下天所定之分也。我朝肇基東海之濱。統一中國。君臨天下。所承之統。堯舜以來。中外一家之統也。所用之人。大小文武。中外一家之人也。所行之政。禮樂征伐。中外一家之政也。內而直隸各省之臣民。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。以及海澨山陬。梯航納貢之倫。莫不尊親奉以爲主。乃復追遡開創帝業之地。目爲外夷。以爲宜諱於文字之間。是徒辨



地境之中外。而竟忘天分之上下。不且悖謬已極哉。孟子曰。舜。東夷之人也。文王。西夷之人也。舜。古之聖帝。而孟子以為夷。文王。周室受命之祖。孟子為周之臣子。亦以文王為夷。然則夷之字義。不過方域之名。自古聖賢。不以為諱也。明矣。至以虜之一字。加之本朝。尤為錯謬。漢書註云。生得曰虜。謂生得其人。以索貫而拘之也。敵國分隔。互相訛詆。北人以南為島夷。南人以北為索虜。唐漢宋元明。邊烽不息。每以不能臣服之國。反以為虜。我滿洲住東海之濱。並非胡人。亦從未被虜。若言東夷之人則可。況今普天之下。率

土皆臣。雖窮邊遠徼。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。惟準噶爾背天逆命。自棄於王化之外。或可呼之為胡虜耳。至若王師入關。漢人順命。心悅誠服。而為臣子。在本朝。雖不忍以漢人為虜。而律以生得之義。漢人實乃本朝之虜也。乃轉以本朝為虜。而諱言之。豈獨昧於大義。並字義亦失之矣。不亦謬乎。總之。帝王之承天御宇。中外一家也。上下一體也。君臣父子之分。定於天也。尊親忠孝之情。根於性也。未聞臣子之於君父。合體同心。猶可以絲毫形迹相岐視者也。我朝正位建極。百年於茲矣。



列聖相承。功德隆盛。迨

世祖章皇帝。入撫中夏。救斯民於水火。而登之衽席。仁心仁政。洋溢中國。

聖祖仁皇帝。臨御六十餘年。深仁厚澤。淪肌浹髓。中國之聖主。自堯舜以來。莫可比倫。朕以涼德。纘承統緒。勤求治理。勉效

祖考。雖未能跂及萬一。然十載之秉公矢誠。朗如天日。滿漢蒙古。並無岐視。此心久爲臣民所共曉矣。夫滿漢名色。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。文移字迹。未便混同。初非留此以爲中外之分別。乃昧於君臣之義者。不

體

列聖撫育中外。廓然大公之盛心。猶泥滿漢之形迹。於文藝記載間。刪改夷虜諸字。以避忌諱。將以此爲臣子之尊敬君父乎。不知卽此一念。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。而不可逭矣。此皆始作之大奸大逆。譏訕之辭。後人由之而不覺。淺夫寡識。至於如此。朕於大義覺。逃錄中。曾經詳悉開導。實憫天下士民無知。而自蹈於大罪。想天下士民。今已深悉。茲見書籍避忌之謬。妄重爲反復曉諭。嗣後臨文作字。及刊刻書籍。如蹈前轍。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。照大不敬律治罪。



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。張揭告示。窮鄉僻壤。咸使聞知。其從前書籍。若一槩責令填補更換。誠恐卷帙繁多。或有遺漏。而不肖官吏。遂借不遵功令之名。致滋擾累。著一併曉諭。有情願填補更換者。聽自爲之。特諭。

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。

上諭。旗員隨任子弟。定例年至十八歲以上。始令歸旗。其在京之世襲官。年至十歲以上者。送義學讀書。今西寧道楊應琚之子。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楊重毅。現隨伊父任所。年甫十歲。未至歸旗年分。該旗乃引

在京世職入學讀書之例。行令歸旗。殊屬錯誤。著交部查議。至於八旗有似此違例。將隨任子弟。未至年分行令歸旗者。亦著該部行查。一併交部查議。特諭。

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七日。

上諭。向來八旗官員。遇有吉凶之事。競尙繁華。恣意糜費。以致兵民效尤。罔知樽節。重有累於生計。朕屢加訓諭。並令九卿等。按其品級。分別等次。酌定規條。頒行已久。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。各循職分。謹守章程。以爲仰事俯育之道。乃近聞八旗人等。仍有未改陋習。以誇多鬪靡相尙者。不知聖人教人。以生養



死葬合禮為孝。又曰。禮與其奢也寧儉。喪與其易也寧戚。朕之教人。亦即此意。如曰父母之葬祭。必以耗財為孝。獨不思蕩廢家產。以致不能顧恤品行。辱及先人。其不孝也。更為何如。子女之婚嫁。必以厚資為慈。獨不思無所貽謀。以致不能養育子孫。饑寒困苦。其不慈也。更為何如。况越禮踰分之事。但覺可恥。更有何榮。朕之提撕警覺。已至再至三。而庸愚之人。尙未醒悟。今特再行宣諭。該都統等。務須諄切化導。並不時稽查。俾八旗人等。遵照所頒定例。實力奉行。毋得陽奉陰違。負朕崇儉黜奢。維風訓俗之至意。倘視

為具文。仍踵故習。經朕訪聞。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。特諭。

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上諭八旗所拴官馬。下五旗。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員親軍等拴養。不時乘騎者。官馬之設。特以備要事之用。每日乘之。俾其勞苦。何得肥壯。著交與八旗大臣等。將各旗官馬。務令應養之人拴養。該管官員等。不可妄徇情面。給與不應拴養之人。令其乘騎。著都統等。不時留心查驗。特諭。

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。九卿等奉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八  
上諭。從來滿洲風俗。於尊卑上下之分。秩然有禮。卽冠履亦從不濫置一處。此風實應永爲典則。當年

聖祖皇帝。惟恐古風漸遠。時頒

諭旨。諄切告誡。朕卽位以來。敬謹奉行。凡於本章奏摺中。遇有

壇

廟等字者。必敬謹捧持。不敢置於牀座。近見滿洲薰染漢習。諸凡輕忽。禮意漸弛。竟有將橐案任意安放靴襪間者。此風不可不嚴爲整飭。以儆玩褻。嗣後部院及八旗官員人等。於一切橐案。或置懷中。或貯囊內。

皆可攜行。不得夾帶靴襪之間。該管上司。務須嚴行查禁。違者卽行叅處。如不實力遵行。經朕查出。將該管上司。必加嚴處。特諭。

右俱

上諭八旗



八旗通志初集卷之六十九

藝文志五

奏議一

天聰六年八月丁卯。

召王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入宮

賜饌。問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未審何如。三人出各抒所見具疏

奏聞。王文奎疏已見本傳。孫應時疏云。兩國和好之事。臣竊思之。明國之主恃其土廣人衆。生物繁盛。制度嚴謹。必不輕於講和。其下大臣亦懼



和之一字。不敢輕言。昔我大兵臨邊。其任事大臣。修備未完。恐我兵猝入。故遷延以誘我耳。卽實心講和。其餽遺之物。於我所定額數。少減一分。我則不可。少增一分。彼又不從。講和豈易言哉。雖然。和者兩國之大益。若一不和。其禍未已。結仇愈深。兩國勢難並立。我國當秣馬厲兵。有進無退。所見如此。別無他策。惟

皇上裁之。江雲疏云。昔金主入汴梁。執二帝。兵力甚強。勢若破竹。莫有能當之者。然猶不能掃清大亂於一時。遂爾退歸。非心不願。力不足也。揆厥本

原。由統一之謀。未嘗預定耳。昔大兵抵大同時。察哈爾聞之。未見我兵而遁。克取大同。猶如反掌。是

皇上神武。不事殺伐。宣布仁信。愈於兵力戰功。此正預定一統之大畧也。講和之事。斷決爲難。今與明國和好。欲如兄弟相稱。明必不從。仍如先日封爲龍虎將軍。我必不允。若欲封一王位。彼安知我之必從。且又安知明之必封。縱明主欲封。又安知三公九卿之悉從。三公九卿卽從。後來亦難載之史冊。臣故思講和之難。十居其七。若果



兩國講和。安守天時。此乃明國之大幸也。今姑遣使往明。以和議試之。明若不識天時。怠忽和事。則我兵入境攻取。亦為有名。明國官民。亦無復有議我之非者。今

皇上欲與明和。而且前且却者。疑之故耳。夫我兵戰則必勝。攻則必克。可以縱橫於天下。明欲和則與之和。否則。是

天以天下與

皇上也。宜速布信義。任用賢人。整兵一入。天下指日可得。又何必專言和好耶。

天聰九年七月。鑲藍旗梅勒章京張存仁奏言。臣自大凌河慕德來歸。五年於茲矣。蒙

皇上參養之恩。解衣推食。恩同覆載。臣非草木。豈不知報。如事有可言而不言。是不忠之甚者。每見

皇上賞罰嚴明。臣深感服。參養官民。遐邇仰慕。如孔耿尚之踰海來歸。察哈爾之遐方賓服。雖

上天之眷佑。實

皇上至德之所被也。夫祇知頌

皇上之德。而不諫

皇上之失。非忠也。非直也。忠直乃臣子之職分。臣何敢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隱而不言。夫各官所犯。自應處分。以昭國法。第其中賢愚不等。功過不一。

皇上大業將成。宜重功臣。以昭獎勸。且治國理民。實多要務。正當急選。才能以備任使。今不分賢愚。不論功過。概行革職。恐後日大事克成。君子退而小人進矣。臣真心報

主。毫無私念。惟

皇上遠效堯舜禹湯文武之法。近倣漢高祖宋太祖之制。臣愚不勝幸甚。

右俱

太宗實錄

順治十八年五月。奉天府尹張尚賢疏言。盛京形勢。自興京至山海關。東西千餘里。開原至金州。南北亦千餘里。又有河東河西之分。以外而言。河東北起開原。由西南至黃泥窪牛庄。乃明季昔日邊防。自牛庄。由三岔河南至蓋州。復州。金州。旅順。轉而東至紅嘴。歸復。黃骨島。鳳凰城。鎮江。鴨綠江口。皆明季昔日海防。此河東邊海之大畧也。河西自山海關以東。至中前所。前衛。後所。沙河。寧遠。連山。塔山。杏山。松山。錦州。大凌河。北面皆邊。南面皆海。所謂一條邊耳。獨廣寧



一城。南至閭陽驛。拾山站。右屯衛海口。相去百餘里。北至我朝新插之邊。相去數十里。東至盤山驛。高平。沙嶺。以至三岔河之馬圈。此河西邊海之大畧也。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。黃沙滿目。一望荒涼。倘有奸賊暴發。海寇突至。猝難捍禦。此外患之可慮者。以內而言。河東城堡雖多。皆成荒土。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。稍成府縣之規。而遼海兩處。仍無城池。如蓋州。鳳凰城。金州。不過數百人。鐵嶺。撫順。唯有流徙諸人。不能耕種。又無生聚。隻身者逃去大半。畧有家口者

僅老死此地。實無益於地方。此河東腹裏之大畧也。河西城堡更多。人民稀少。獨寧遠。錦州。廣寧。人民湊集。僅有佐領一員。不知於地方如何料理。此河西腹裏之大畧也。合河東河西之腹裏以觀之。荒城廢堡。敗瓦頽垣。沃野千里。有土無人。全無可恃。此內憂之甚者。臣朝夕思維。欲弭外患。必當籌畫隄防。欲消內憂。必當充實根本。以圖久遠之策。

世祖實錄

右

雍正二年。吏部兵部刑部會同八旗大臣等議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九  
覆欽奉

上諭賭博案內。有將該旗大臣官員。一併議處之例。但步軍統領衙門。設有捕役。緝拏賭博人等。而都統等並無捕役。其該旗人或於僻處同人賭博。伊等從何得知。若因一人犯賭。遂將該旗大臣官員一併議處。似覺無辜。此議處條例。殊屬太重。著交吏部兵部刑部。會同八旗大臣等。再行詳定。會議具奏。欽此。該臣等議得。各旗都統衙門。向未設有稽察賭博之捕役人等。仰蒙

皇上洞悉其故。

特降諭旨。著將處分之條。再行詳議具奏。臣等欽遵

上諭。議得旗人賭博事件。若以與該管大臣官員等全

無干涉。或恐因此漫不稽察。以致有玷職守。嗣

後該旗賭博事件。發覺五次。不行查拏者。都統

及副都統俱罰俸一月。該甲喇賭博事發三次

者。叅領罰俸一月。佐領及驍騎校每次俱罰俸

一月。其族長。係官。每次罰俸兩月。係閒散人。鞭

責二十五。領催每次鞭責五十。包衣佐領下人

有犯賭者。管領副管領。每次俱罰俸一月。包衣

叅領佐領及驍騎校領催族長等。亦照旗下叅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九  
領佐領驍騎校領催族長之例。一體治罪。若旗下家人犯賭博者。其主係官。罰俸兩月。係閒散人。仍鞭責二十五。該管官員免其議處。屯莊居住之人犯賭博者。屯領催仍鞭責五十。該管官員亦免其議處。以上凡應議罪之員。若因公務他往者。免其議處。若該管官員自行拏送者。亦免其議處。至派出查拏賭博之員。乃係伊等專責。仍照舊例。每次罰俸一年。民人營兵及在外各州縣地方賭博事件。該地方文武各官。俱有查拏之捕役。有犯賭博者。亦應仍照舊例治罪。

俟

命下之日。通行八旗。一體遵行。三月二十八日。奉旨依議。

雍正四年。大學士八旗都統及滿洲漢軍九卿等。議將滿洲蒙古漢軍。嗣後有犯軍流罪者。分別擬議。繕摺具奏。奉

上諭。滿洲蒙古營生之道。與民人迥異。其滿洲蒙古有犯軍流罪者。可暫停議遣。仍照舊例枷責完結。嗣後若咸能懷恩畏法。至於鮮有犯者。則朕之用恩。卽同於用法。倘仍罔知感化。甘罹法紀。則卽與漢軍民人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一例充發。著再速議具奏。欽此。該臣等議得。向例旗人犯法治罪者。除死罪外。軍流徒罪。俱折枷責完結。嗣後請將旗人所犯軍流徒罪。仍照舊例。准折枷責完結外。漢軍以及辛者庫包衣佐領官員人等。犯軍流罪者。按所犯流罪之遠近。照律分發各省州縣地方安置。應發邊衛充軍者。亦按其所犯。照律編發。及應發極邊烟瘴充軍者。俱酌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地方。於發遣到日。該地方官報明該督撫。咨部存查。再遣犯內有妻子無可依靠之人。欲隨往者。照律聽其隨

往。若遣犯身故。伊妻子有願以骸骨歸旗者。具呈該管官。查明家口數目報部。押令歸旗。如軍流發遣人犯內。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殘疾。家無以次成丁者。照例具題。准其留養。仍照例枷號鞭責。其滿洲蒙古漢軍之家奴犯軍流罪者。發於遣所。令該督撫酌發有駐汛弁兵之處。給兵丁爲奴。俱止將其本身發遣。若發遣處有將犯人疎脫者。該管官員照軍流人犯脫逃例議處。有受賄縱放者。照主守故縱受財例治罪。此軍流人犯內。或漢仗好。弓馬好。或伊祖父陣亡有



戰功伊本身立有戰功者。該旗大臣查明。據實咨部。該部具奏請

旨。若奉

旨准免發遣者。則按其應流二千里。折枷號五十日者。增枷號六十五日。流二千五百里。折枷號五十日者。增枷號七十日。應流三千里。折枷號六十五日者。增枷號七十五日。軍罪應折枷號三箇月者。增枷號一百一十日。免其發遣。如此。則旗人之克惡妄行者。俱知懲戒。而不敢輕蹈法紀矣。俟

命下之日。通行八旗。暨各省駐防處。其京師八旗。以今年十月爲始。各省駐防處。以雍正五年正月爲始。俱應照依此例。一體遵行。其犯軍流罪之條目。著刑部查明條欵。開列刊刷。分發八旗及各省駐防處。令各該管官通發所屬。各使咸知。若刊刻刷印。尚須時日。至期。奏請寬限兩月可也。九月初二日。奉

旨依議。

雍正五年。大學士等議奏。臣等欽遵。上諭。行文各部院衙門。著將一應



特旨所交。併揀選引

見人員事件。其已結未結之處。每月聲明情由。作速送

到本衙門。於月底彙題外。查內務府衙門。八旗

都統衙門。步軍統領衙門。俱有

特旨所交。併揀選引

見人員事件。內務府衙門所辦事件。俱係

內廷之事。又另設有御史不時稽察。應仍交該御

史令其稽察。其步軍統領衙門所辦之事。與別

衙門不同。仍交步軍統領。令其酌量辦理奏

聞。再八旗每月。派有一旗之都統副都統等當月。一應

特旨所交。併揀選引

見人員事件。皆係當月之大臣等所悉知者。其已結未

結之處。即交當月之都統副都統等詳查奏

聞。如此。則各處俱有專司。既易於稽察。而事件亦不致

有遲悞矣。六月初十日。奉

旨。步軍統領衙門事件。亦著派滿漢御史各一員稽察。

餘依議。

雍正五年。八旗大臣等。欽奉

上諭。旗下寡婦。年少無子。併無近族者。勉強令其守節。

似非善事。官員兵丁亡故之後。不論其妻之歲數。皆



予以俸祿錢糧。其中年少之人。欲改嫁者。反處於兩難。以致誤其終身。於滿洲等之顏面。大有關礙。理宜論其歲數若干歲以上。方准其守節。如有堅欲守節者。令其族中及佐領下人等。公共具保。准令守節之處。著八旗大臣等會同詳議具奏。欽此。查八旗相沿之例。官員兵丁亡故之後。無論寡婦之歲數。及有無子嗣。但憑該叅領佐領驍騎校領催族長等具保。係官員之妻。給與半俸一年。係兵丁之妻。給與半分錢糧一年。年少寡婦。既無子嗣。又無近族。徒因戀此俸祿錢糧。不令改嫁。實非善

事。且於旗人之顏面。甚有關礙。嗣後請將官員兵丁之寡婦。若有子嗣。或年至四十。及有養贍之人者。仍令叅領佐領處具保。俾得一年之半俸錢糧米石外。其年未至四十。又無子嗣。及近族者。不准給與。若此內有實係情願守節。及有養贍之人者。令其族人及其母家。同該佐領等具保呈明。該管大臣奏

聞之後。照例給與一年之半俸錢糧。令其守節。如此則年少寡婦。既不致誤其終身。而守節之婦。亦得以表見矣。九月十七日。奉



旨依議。

雍正六年。管理旗務王大臣等。欽奉

上諭。聞得兵丁等。於京通二倉支領米石時。每因脚價之費。賣米充用。致有不善謀生之人。並不計其米之接續。輒以賤價糶賣。及至缺乏。又以貴價糶買。此甚無益於兵丁者也。現今旗下俱有官房。或按八旗設立八局。或按滿洲蒙古漢軍旗分設立二十四局。將兵丁欲賣之米。以時價買貯。及其欲買。則以平價賣給。如此。似與兵丁大有裨益。至於應派何等人員管理。需銀若干萬兩。及所得利息。作何利濟兵丁之處。

著管理旗務王大臣等。共同詳議具奏。欽此。管理旗務王大臣等。將八旗設立米局。及派官管理之處。議奏奉

旨。朕以八旗兵丁不善爲生。每至領米之後。卽賤價賣與販米之人。及至乏米。又以貴價糶買。徒令貿易之人得利。故特交管理旗務王大臣等。令將如何有益兵丁生計之處。詳悉議奏。乃遲至兩三月之久。始行具奏。而所議之事。又自始至末。俱屬錯謬。若爾等不會以事爲事。徒應虛名。未經留心。猶可望爾等之悛改。若謂已盡其心。才識止此。則朕不但深以爲憂。卽



夜寐亦不寧矣。朕常降旨訓諭爾等。凡事朕爲爾等無不悉心籌畫。爾等亦宜盡其所能。仰答朕恩。且此事俱係爾等職分內當辦之事。朕如此指示交與爾等。尚自漫不經心。草率議奏。果爾則國家事務欲誰辦理乎。爾等內如有一二人盡心詳議此事。亦斷不至此。此皆係穆森等。久染習俗之人。不以事爲事。互相推諉之所致。爾等若不改此習。仍然如此。必將數人置之於法。以爲臣工之戒。以正爾等之習。此議甚屬錯謬。著另議具奏。將會議此事之大臣等。所得養廉銀兩。勒限兩月追回。叅領係次大臣等辦事之人。

伊等雖未與議此事。但大臣等思慮不到之處。伊等理宜稟明。乃並不經心。視國事與己無涉。亦殊可惡。著將給過伊等之養廉銀兩。亦行追回。均勻賞給各本旗之前鋒護軍等。嗣後若大臣官員等。仍不勉力行走。朕悉將此項銀兩賞賜兵丁。欽此。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尋議得。伏惟

皇上厪念八旗兵丁不善謀生。將所領米石賤價糶賣。致或不能接續。又以貴價糶買。

特命臣等詳議其宜。均有裨益。斯誠我

皇上愛養兵丁之至意也。臣等請於八旗按滿洲蒙古



漢軍旗分。設立二十四局。通州按左右二翼。設立二局。京師每局給銀五千兩。通州每局給銀八千兩。其八旗之二十四局。於各旗官房內。量其足用者。揀用。本旗若無官房。將別旗官房。就近揀用。其通州米局。於倉之附近處。所有內務府官房。揀擇二所。應用。八旗米局。每局揀選賢能官二員。領催四名。令其辦理。通州二局。每翼委官四員。領催八名。辦理。各局應用寫算之人。於兵丁內。擇其能者。臣等酌量派委。量米之人。於旗人內。僱用。通州所有二局。每翼。揆旗各承

查一年。設立米局以後。將在他處私行糶賣者。嚴行禁止。每旗各派叅領一員。令其稽查。如有違禁買賣者。從重治罪。或被旁人拿獲。將稽查之叅領及都統等。一併議處。領米之時。著該旗派出之叅領驍騎校等。將應賣之米。賣於米局。其管米局之官員等。如有作弊侵漁之處。令該管大臣等嚴查治罪。若果生息有方。於應陞處列名。或該旗大臣等怠玩。不以爲事。致有虧折者。將所折銀兩。著落派出之員賠補。其有不能完納者。著該管大臣賠補。俟至一年。將用過銀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九  
兩。及所得利銀數目。算明具奏。所得利銀。除各項費用外。其餘銀兩。作何利濟兵丁之處。臣等另議具奏。至此項銀兩。從何處支領。俟命下之日。臣等欽遵施行。二月十三日。奉旨依議。銀兩由戶部領取。

雍正八年。八旗都統等議覆。欽奉

上諭。八旗都統等。並不留心事務。將襲職及補授佐領事件。務必遲至歲底。始行匆忙具奏。朕於年前封印之後。作速補授數旗。於年後開印之先。又速行補授數旗者。特施恩欲令伊等得春季之俸耳。近聞得一

旗有與新補佐領行俸。而不與世職行俸者。亦有一旗與佐領及世職俱各行俸者。亦有將佐領及世職俱不准行俸者。朕屢曾降旨。令八旗將事件畫一。而此一事尚如此辦理。著八旗大臣等。會同將各管旗分如何辦理之處。查明具奏。欽此。八旗大臣等。將各旗新補之佐領世職等得俸未得俸者。查明具奏。奉

上諭。朕令將八旗事件畫一。屢曾降有訓旨。今新補官員等俸祿一事。並不詳議畫一。乃致有參差不齊之處。夫支領俸餉。係八旗大臣等所辦之要務。今所奏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一  
如此參差。令朕如何辦理。著八旗大臣等會同將某旗所辦爲是。某旗所辦不是之處。議定。令各旗大臣等自行陳奏。嗣後八旗有應畫一辦理之事。而仍不行畫一者。亦照此例。今伊等公同會議自行陳奏。如伊等內有彼此會議不能擬定者。卽令詣朕前面講。倘有隱護其非不肯承認者。朕必從重治罪。欽此。該臣等議得。

皇上厘念八旗諸事。務令畫一。屢蒙降

旨。訓諭周詳。臣等將襲職及補授佐領事件。遲至歲底始行具奏。已屬不合。及至補授之後。又不能作

速辦理。俾其一體得領俸祿。實爲大謬。除各旗官員所辦參差不齊者。令其自行陳奏外。伏思八旗官員俸祿一事。係八旗大臣等所應辦之要務。若不詳擬畫一。實屬未合。嗣後請將每年二月俸祿檔案。令其於開印之初。卽便咨部。八月俸祿檔案。令其於七月初五以前咨部。紅檔旣過之後。仍照舊例不准增減。再襲職官員引見之後。其俸祿檔案。俟該部覆奏行文到日。視其所裁之職行俸。如部文雖未卽到。而此官已經當差行走。則仍照所襲之職行俸。得俸之後。若經部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九  
覆奏。行文到日。以後之俸。卽照所裁之職行俸。如此。則新補之員。均得霑沐。

隆恩。而八旗行俸之事。亦得畫一矣。十月初九日。奉旨依議。

雍正九年。禮部議覆欽奉

上諭。我國家膺圖受命。則有佐命元臣。際會風雲。開拓疆宇。至於承平之世。亦有勞臣宣力。綏靖不庭。凡厥鴻猷駿烈。焜耀旂常。於是酬庸獎功。賜以公爵。其中分爲一等至二等三等。所以第其勲勞。表其閥閱。同於古者河山帶礪之盟。爰及苗裔。永久勿替。甚盛典

也。朕考古封爵之制。漢唐以來。公侯皆係以郡縣之名。而漢世功名顯著者。則加以美號。如信武冠軍建忠定遠之屬。並以榮名。垂光史冊。本朝封王者。皆選用嘉美字樣。其嗣王襲封。則因之。而公爵則但分等次。未有封號字樣。朕意欲考其當日勲庸。錫以嘉名。追加爲某公。使勲勞之臣。顯功丕績。常赫赫在人耳目間。而其子孫承襲封號。亦皆顧名思義。共加奮勉。世爲國家効忠抒力。期踵美前人之光。以副朕褒念勲舊之至意。至於宗室外戚。則倣古恩澤侯之例。命爲奉恩公。或承恩公。以昭寵錫。其如何命名定制。并



將歷來功臣勲戚加錫美號之處。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。欽此。該臣等議得。恭惟我

國家誕膺

天命。撫綏兆民。六服承德。萬年鞏固。其間佐命元勲。承平良弼。固已第其勲勞。

錫之公爵。分爲一二三等。以示褒榮。我

皇上篤念勲舊。更加追獎。聿稽懋績。

錫予嘉名。至宗室外戚。亦做古制以昭

寵錫。令臣等詳查定議具奏。仰見我

皇上崇德褒功。優渥加隆之至意。本

朝定鼎以來。魁傑英奇。後先彪炳。鴻猷駿烈。焜耀

旂常。既列公爵以酬庸。爰及苗裔而弗替。誠宜

考其平生之實蹟。加以顯榮之美名。臣等竊以

佐命之臣。開疆拓宇者。則做漢之信武建忠奉

義建策。唐之翼國耆國。宋之福國。元之忠武壽

國。明之雄武靖定等名。於承平之世。宣勞盡力

者。則做漢之冠軍壯武富民褒德。唐之安國。宋

之崇國成國。元之宣國定國。明之崇信忠勤等

名。各擬美名。務期至當。凡厥後嗣。咸襲嘉稱。既

榮號之攸分。自先猷之儼若。仍以原封一等二



八旗通志 卷六十九  
等三等字樣冠於美名之上。至於宗室等公。伏查我

朝定制。原有鎮國輔國等爵。應加封爲奉恩公。其外戚等公。則做漢之平恩侯宣恩侯等名。命爲承恩公。兼總前代肇錫之嘉名。特著本

朝加封之盛軌。禮以義起。名以實符。庶使豐功偉績。垂竹帛以常新。亦令勲裔世臣。偕河山而永奠。顧名思義。益酬臣忠。効力抒誠。長沾

聖澤。謹將現今襲封一二三等公十員。照伊等先世受封之年分。開列名單。恭擬美名呈

覽。伏候

欽定。仍以原封一二三等冠於美名之上。給與始封襲封之員。其宗室公等。封爲奉恩公。外戚公等。封爲承恩公。一并給與

誥命。三月二十五日奉

旨。一等公圖海。定爲忠達公。一等公賴塔。爲褒績公。二等公恩額德禮。爲奉義公。一等公鰲拜。爲超武公。一等公圖賴。爲雄勇公。二等公圖爾格。爲果毅公。三等公費英東。爲信勇公。三等公多尼庫魯克。爲建烈公。三等公和朔圖。爲勇勤公。一等公楊古利。爲英誠公。



雍正九年。九卿等議覆。欽奉

上諭。據御史王玃奏稱。京師春初。米價稍昂。蒙恩軫念民食。特諭五城添設米廠。減價糶賣。羣黎無不均沾聖澤。但定例五城糶米。槩用錢文。支貯戶部。目下錢價雖未高昂。祇恐將來錢文積聚。必至價昂。查戶部每月給放兵丁錢糧。原有一九二八搭放錢文之例。今可否於定例搭放之外。暫增分數。將五城交貯之錢。配入搭放。俟米廠停止。仍照前例等語。錢文乃民間日用必需之物。向以價值昂貴。屢歷

皇考聖心。數年以來。朕備極焦勞。所以爲便民利用。籌

畫經理者。亦殫竭心思矣。惟是欲價值之得平。若遽繩以官法。又恐有生事滋擾之弊。此亦天下所共知者。目今發米平糶以濟民食。而交納錢文者。本是便民之意。今王玃又稱收錢既多。則錢價必致漸長。此亦事之所有。不可不慮及者。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。因兌換之柄。操於舖戶之手。而官府不司其事。是以小人圖利。得任意多取。以便其私耳。今若照五城減糶米之道。將搭放兵餉之錢文。著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。兌換與民。照舖戶之數多換數十文。至銀一兩。換錢一千文爲率。如此。則錢價之貴。不待禁約。自



然平減。於民用似有裨益。著九卿悉心定議具奏。欽此。該臣等議覆。制錢之設。本爲有便於生民。必使價值得平。然後於日用有益。查京師錢鋪內。其逐日所定錢價之低昂。率以經紀之所定爲准。大抵錢少則價值必增。此際牙行經紀。或任意行奸。或因一應鋪戶內。將錢文收貯。不肯出換。其弊種種不一。以致錢價昂貴。臣等前議。除每月支放兵餉。將銀錢一九二八搭放外。再將賣米之錢增數搭放。今

皇上以糶賣之米旣多。則錢價或漸至昂貴。

特諭八旗。於五城將搭放兵餉之錢。設立錢局。較民鋪每多換錢數十文。則不煩禁約。而錢價自然得平。此誠默運流通。裨益民生之妙用也。查戶部庫內。現今收貯錢文六萬餘貫。寶泉局內。現今收貯錢文八萬餘貫。再五城十局內。自正月至三月。糶賣米石錢文六萬二千六百餘貫。將此項錢文。遵依

諭旨。著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。交該旗考察。派員管理。俟選得官房。設立錢鋪之時。卽將戶部庫寶泉局收貯搭放兵丁錢糧之錢文。由戶部每鋪支



給五千貫。俟兌換完時。再支給五千貫。又查京師錢舖內。俱用市平。市平較庫平每兩短三分六釐。今民間以九九色銀。每兩換錢九百五十文。若較之庫平及十足銀。每兩換錢一千文。似屬無多。臣等愚見。以為既係市平換錢。即照市平交庫。則換錢之人。既皆歡悅。而管理之官員。亦不致有瞻顧矣。倘有積惡牙行。及一應貿易舖戶。將錢文積聚。不行出賣。或將錢文數十百貫。以車載往城外遠處販賣者。令提督衙門。尹等處緝拏治罪。如此則一應舖戶所得之錢文。即行出賣。不致積聚。而牙行經紀。亦不致任意為低昂矣。

奏入奉

旨依議。但八旗各設立錢舖。若不得實心管理之人。於民生亦屬無益。現今八旗米局。俱係揀選官員管理。其換錢之事。應否交米局內辦理之處。著八旗大臣等議奏。欽此。辦理旗務王大臣等議覆。制錢於民生日用。最為緊要。因欲錢價得平。

特降諭旨。令九卿悉心詳議具奏。又

勅令八旗大臣等。將換錢之事。應否交米局內辦理之



八旗通志卷六十九  
處議奏。仰見

皇上軫念兵民生計。詳加籌畫。至矣極矣。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。共二十四米局。每旗特派大臣一員管理。又於叅領驍騎校領催馬甲內。擇其有品行實心効力者。派令管理。今設立錢舖之處。若另選官房派人管理。既需時日。事亦不無遲悞。請將換錢之員。卽交管八旗二十四米局之大臣官員辦理。其民間換錢之銀兩成色不一。每局將識認銀水之人。僱一名使用。其由部運錢到舖之腳價。及僱人之工價。俱由米局滋生之

利息內動用支給。用過數日。彙入年底奏銷。再查市平戔。其輕重不一。請每局由部內領取市平戔各一。備換錢交銀之用。若平戔有輕重。錢數有多寡等弊。將失察之大臣官員。一併議處。此外俱照九卿議定遵行。五月初七日。奉

旨依議。

右俱  
上諭旗務議覆



加其祭服  
古則

北伐... 禮...

禮...

禮...

禮...

休... 禮...

